

西山日記一

涵芬樓  
第七集



涵芬樓祕笈第七集

目錄

西山日記四冊

舊鈔本

續名賢小記一冊

吳枚菴手寫本

土苴集一冊

明正德刊本

道餘錄

舊鈔本

几上語枕上語

舊鈔本

三種合冊

存復齋續集一冊

舊鈔本

蘇子瞻詩集

士直錄一冊

蘇子瞻詩集一冊

齊山日誦四冊

目錄

蘇子瞻詩集

西山日記原本抄 目錄

上卷

日課

英斷

相業

延攬

才畧

深心

名將

循良

法吏

守死 刻本節烈

忠義

直節

器識

神識

古道

刻本古道日課俱入下卷

下卷

文學

師模

庭訓

正學



孝友

篤行

持正

德量

友義

清脩

恬退

高隱

格言

正論

清議

義俠

母範

賢媛

耆壽

清賞

鎮壓

詼諧

因果

天數

方術

五歲

刻本增家訓篇原本分載入循吏庭訓諸篇內不另列篇目  
其清脩德量正學三篇刻本移入上卷清賞鎮壓詼諧因果  
天數五篇從刑係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刊行與原本稍異

西山日記卷上

日課

故鄆丁元薦長孺父著



顧涇陽先生曰吾聞諸夫子於觀人得五案焉  
一狂狷賊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皆好不如善者好皆惡不如善者惡三也衆好衆惡必察四也觀過知仁五也

雷霆至不測從來未見殛死一正人虎豹至兇暴未嘗害君子觀史傳及耳目睹記皆然今之小人其不測過於雷霆兇暴甚於猛虎吾於出世法得二人焉一曰密藏其削髮迫於父母之變有奇才托

之方外具異骨死心真備達觀和尚道行江左時密藏刺血上書勸  
之遠避至今莫可踪跡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密藏之謂乎一曰蓮池  
棄其諸生真備五十年臨化去呼其弟子曰吾初落髮時作火頭十  
餘年托鉢十餘年狂心尚降不下趺坐禪床又二十餘年終能收攝  
方寸吾去後汝輩各守舊規毋踰尺寸語畢坐化雲棲道場四方錢  
糧甚多蓮池不一沾手即饋一菜一餌必與衆共之黃庭翠大恭語  
予云我謁雲棲一切供奉衣食與大衆無二其他即近身小沙彌衣  
食便爾分別况自供奉乎吾所以心折此老統業、庸德庸言釋  
門之王道也



雲間人乘蔡兵公海中丞時競以田產不明與文貞家閥文貞亦疑其諸子恣橫太常璠呼一老綱紀云誰為乃翁所手置者覓數辨誘一二無賴以強占混告文貞大恚曰此乃老夫編脩時交易尚爾牽賴餘可知已遂曲庇諸子及舍人兒文貞明察乃墮太常術中莫知其子之惡聖賢所為長歎也

甲午長安有演家所講會主盟者焦弱侯鄒四山潘雪松楊晉庵從遊者姚養谷吾邑二朱舍人劉喜聞太史予初赴會顧涇陽先生意難之予曰無妨也弱侯大意以戒好名為第一義予曰所謂名者非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乎此八者名之所從出也避名必且去其實可

乎試有千金於此畏清議故不敢輕受若等黃金於土塊吾不敢自信請諸公各於平旦捫心弱侯曰何必爾。朱舍人從中和之手正色曰吾輩自檢辭受取予間稍不合禮義則家人門隸皆相顧竊笑主人演象所議論若何今乃爾。自家心上打不過衆人身上自然打不過故惡其聲者亦羞惡之一端也若戒好名便到不好名此小人而無忌憚之根也諸君默然不數年主盟者相繼敗官而此會遂散

天理即是人情彼周旋世故圓轉時趨者其本心已失蓋不情之甚者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天理之極則也

周末文勝至戰國而諸子百家倍蓰六經秦始皇出而以烈燄掃之  
大是千古快事波及六經則矯枉之過也當時可添可壁却是不曾  
焚若決意必焚秦法至嚴何以六經留傳至今利口之覆邦家亦至  
秦而極始皇一舉而坑之又是千古快事何以遷怒于儒非也叔孫  
通魯兩生四皓伏生毛公穆生申公蓋公新城三老一留為高帝  
用則當時所坑者反覆縱橫之尤非儒也此二事始皇大罪案却於  
孔孟及世道亦有大功張問達首論李載贊竟被逮自刎獄中此四  
明相業大是救世奇著後生小子惡拘檢而樂縱肆卓吾却與以好  
題目新議論令悍然敢為無忌憚掃滅程朱正學近日世道人心至

於不可收拾者載贊之罪也于中甫曰卓吾才甚高識甚竒極聰明  
男子余曰要亂天下不是此等人不足以動衆將來有迷後世不獨  
目前之害所謂甚于洪水禽獸者此是也

史際明深闢禪學意在于中甫也予曰近世士大夫患其不禪若稍  
有禪意便是火坑中一帖清涼飲中甫始終不曾禪繆仲醇問以故  
曰近世學禪者盡是梁武正宗若達摩西來意邈然河漢久矣仲醇  
忽然作色

余戲謂中甫兄以達觀和尚真鳳凰耶當縱之九霄之外餐沆瀣飽  
霜雪若餌以參茸貯以金屋鳳凰決被痴人弄死不韋言而中悲夫

陳仲子一錢勝石尉百萬緡蓋布施決論其所從來釋迦牟尼不可欺也

佛氏割斷情慾棄五倫却父子一念終是放不下孟子所以動墨者以此：即天命之性也吾友王孟夙棄官遊方外當今第一流人泰昌皇帝之喪予會於慧慶禪寺偶談及我兩人涕泗滂沱孟夙且曰此淚畜之已久恐為旁人所笑故忍而中止今遇同心者不覺沾襟予試問此淚却從何處來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况父子乎

佛氏離父母却於死後脩行報無始以來父母恩不如見在養志養口體何等穩當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請下一轉

語曰刺血寫經不如竭力奉養

予侍許先生於檣李舟中語及養生送死無憾便是人子第一義先生曰何曰有心之感曰憾吾輩事父母體面上或說得過若偶有感觸有許多刺心處口裏說不出譬如平日奉養曾子之酒肉亦不曾少却是受用祖宗見成的或朝廷俸祿比子路之負米便是一蔬一菜勝於酒肉即就必請所與一件何等委曲何等周至父母多少隱衷却在兒子面前說不出的或鍾情幼子及愛女或至親戚友心中所欲私厚誰能一一體貼得盡童僕其小者也酒肉其至微者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想將起來世之可以為

人子者少矣至於送死倉皇急遽中多少親面錯過不能必誠必信後悔無及即有孝子於哭泣之哀亦能自致却比父母哭子必不能相當古人下一憾字儘有味先生為之憮然

天子之太廟七夫子之學宮郡邑各一獨浮屠之剝過天下請郡縣各留佛寺一餘悉歸併擇真脩者禮之為佛弟子而汰其浮淫諸游食不逞者歸之農無令為奸人窟穴也士大夫及好事者有意佞佛歡喜布施以其貲為義倉義田歲可活饑民數萬多者佐邊餉之急免枵腹者于橫征歲可省郡邑敲撲即此是大功德大因果脩西方之實際也空口談涅槃委金錢無用之地非癡即愚

千古第一等事都是惡人做豫讓添身吞炭三躍擊衣以報智伯天下之至愚也方遜志捐十族以殉建文君若一轉念便餒矣

子路夫子之益友也曾子、夏之益友也執燭童子曾子之益友也啟手啓足後尚有易簣一段工夫故曰君子之於道也沒身焉而已矣

子貢于夫子沒後尚能收攝亂齊存魯沼吳霸越於荒墟宿草中陶鑄一番是千古真精神能自掃却平生一切聰明才辯於枯槁寂寞中煅煉三年是千古大力量

顧博士謙服文康公曾孫也魏予以一墨刻大書學吃虧三字乃文



康手筆予因念顧先生有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道吃虧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吃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矣推而廣之曾子三省顏子不校皆然涉世久方知此二字有味

三十年前繆仲醇輒云求一避亂地今果然矣避亂不在地梁鴻之會稽管寧之遼東今作戰場留侯曲逆隱于兵間地亦何常之有嘗為子弟定五策一曰節儉二曰習勞三曰忍辱四曰廣慈五曰善下行此五者雖之四裔可也

世人遇一物輒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却不顧這人

夫便宜余為之惻然即此一念日夕墮落其中殊不自覺克之便可作賊非痛懲不能克也

達觀和尚嘗語予王文成有二律鵝廬山石壁甚佳考其年月正征宸濠時作也筆亦遒勁古人當倥傯軍旅神思安閑洒落才氣橫溢于篇什筆札間故能成大功惜其詩不記

寒素之家勤儉孝弟家雖不甚溫然內外大小一團和氣忽生一才智子弟又或取一哲婦狹小祖宗氣魄日夜營生幹理其所入較前數十倍父母亦鍾愛之鄉里奴僕噴稱歎微察其兄弟妯娌漸生嫌隙蓋以才上人必不堪巧于多取必有受其虧者卒至骨肉成

仇元氣消耗反不如向者儉嗇安分為穩讀孟子懷利以事其父一章知聖賢不迂濶也

近來士夫多喜巧佞市棍穿窬競奔走其門輒自負使貪使詐予謂使貪使詐者有二種一則惟不貪能使貪惟不詐能使詐一則惟大貪能使小貪大詐能使小詐吾先自處于貪詐其才智機巧與此輩不相上下地醜德齊謂我能駕馭一世反為此輩所用以至于敗而不悟子弟相習成風多壞心術大家兒無法家拂士而能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予未之見也

處亂世吾得二人焉一曰管幼安居遼東得蹊田之牛輒置之涼處

自汲水飲之牛主慚而去其禊船三十年不冀股遇颶風以十日科頭三晨晏起自咎使在孔門不在冉閔之下其一文中子教授河汾陶鑄諸將相才為文皇用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非沮溺倫也若乃陳仲弓送張讓之喪便是踰大闢矣以此免禍鄉愿所不為也

孟子歎世人之失本心以妻妾宮室所識窮乏得我末世不然妻妾宮室外尚有穴金為子孫計者其欲無厭所識窮乏一得志便已路人即至親不相顧安在其得我也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近世衣冠全用此套故世家子弟聰明者  
日夕簸弄終身落此窠臼而不自知朝廷用人內外大小多是此輩  
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安得以仗節死義之士責備之哉子路所謂有  
勇知方蓋知死之榮於生也君父之重於軀命也結纓而死不是臨  
難可以勉強講求得的高帝初定天下興學校使尊崇孔子專習六  
經語孟取敦厚方嚴之士如宋訥輩為之師訓練出一番人才為建  
文用靖難之際至參夷五宗析骸拔舌九死不悔此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此道不講士風不轉移欲無危亡得乎孔子進硯者於今之  
從政者之上良有深味

王威寧搗寇值大風衆咸前却有一卒曰此天贊我也出入令人不可測威寧下馬拜之卒成功征淮西之以雪也敗儂智高之以元宵也所謂動于九天潛于九地如鬼神之不可測識者也

仲章與予論劉清惠之品予怪其後之不振也仲章曰是亦天道予曰何仲章曰清惠置身千仞之上却令人無立腳處此言殊有味予嘗謂仕宦及作家不可算盡算盡者造物必陰挫之以此冷眼權貴及里中大家往：坐此以敗先君子嘗云張果老倒騎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有味乎言之也

陳筠塘公守吳興試士不通請謁予辱公知己語及輒流涕予駭問

故公哽咽曰記得少年就試郡邑以孤寒見遺一家悲憤至不能寢食此一段光景尚在目前是以悲爾榜其堂曰以文為憑如數而止一切竿牘不啟封時督學浮梁陳公亦來至公諸儒生遊泮者彊半老宿相遇掩袂曰吾輩一二十年無由見學使者故沉抑至此今遇梁溪公天也梁溪去後且數年至壬子一切竿牘為政諸士子憤極數百人于生祠中昇梁溪公像鼓譟至郡堂羅拜慟哭聲震天太守避匿衙舍不敢出無所解于公論輒曰潘祖純教之嗟乎此數百人者即官府徵發期會尚不能齊何況一富家子爾時廷珪尚在何不麾之使退乎

鄴侯入咸陽諸將爭取珍寶何獨收秦圖籍備知海內阨塞險要戶口之數房元齡佐唐太宗凡攻破城邑降將敗卒可用者加意慰藉聯屬此將相大畧也稱爲元勳不虛矣

長安有獅狸毛如獅兩目顧盼有威體較常狸幾倍聲亦雄其價十倍儕偶予辛亥請告重價見之置舟中最喜食牛肝及鮮魚非是不食已輒高卧樓船多鼠晝夜縱橫至數百成群相攫相馳驟畧無忌憚狸若不聞也置狸鼠穴輒號不已隨走他所飽食軒卧予心怪之歸抵舍見者輒壯其貌以爲奇物加意餌之頗費其意亦不饜最善盜雞獨與鼠昵尋魏家弟仲章仲章初亦喜之其態如故又好走



他舍善翻瓦盜雀雛或數日始歸其昵鼠如故鼠頗習而安之嗟乎物之不可以皮相也名求也有如此狸矣辛亥至壬戌凡十二年余感東西多警戲作獅狸傳

何心隱由耿楚侗謁江陵江陵方為官坊賓主竟日相對不發一語臨別心隱曰鴻飛冥冥江陵曰飛不去何既別即語人曰此人為宰相必殺我後果然王心齋先生艮抗布衣之節于當路以師道自重頗嚴峻然以無愆故身名俱完

沈戎政純父先生少年抗論江陵奪情予杖八十其六十自壽詩曰八千里外常行戍十萬圍中獨據城蓋撫陝時事也家居杜門一字

不入公門按使者以下來謁却勿見即見送及門而止終弗報龍門  
巖峻後進畏而遠之馬比部落魄一官清備至死鄉人頗為椰榆二  
公捐館後嘉禾士風又另一世界矣

狄梁公反周為唐心苦功大然駱賓王一檄比于博浪之椎氣銳事  
更難世以成敗論人皮相賓王為文章士可笑也

建功業忌銳圮上老人所以深抑子房者挫其銳也

雲間何氏語林中有一條論賦法用經緯二冊一則以產歸丁一則  
以丁就產合之會計者無所上下其手矣高帝時有由粟一存縣一  
付納戶一付徵輸者鈐印呼蝴蝶由粟予請于王洪陽中丞復之未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運徙之夫

脩行布施中有地獄曰布施何以地獄曰近見人布施輒多世情或  
宰官顯者或有勢力可借為用者或可為名高者方肯發心中間等  
殺輕重多少分別心並不徙菩薩起念又侈口說西方却不是地獄  
梁溪陳筠老以兵集再守吳興予語公曰公只持斗酒與寮友縱飲  
湖山便養成光祿體段矣公笑問何故曰衆人患其才少精力不足  
公獨患其才多精力有餘公前席駭問予曰公真人也身任七州邑  
事如自家事然請謁不行則豪有力者怨各州邑所不能致之奸所  
不敢任之事公以一身兼之各州邑且以為侵其權怨故事太守虛

而彈壓各州邑今反實受事而聽雌黃于諸少年諸少年且舍其瑜而拾其一二以為瑕子願公持大體去太甚而已公笑曰子言甚善奈予熱中何安悉坐視諸赤子牽衣而泣訴者不為之理哉

江御史日彩會議覆孫宗伯疏以李可灼進藥及移宮徽號三事定德清罪案至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闕宮之一擊罪誠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先帝固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福藩此等光景能得之神宗否神宗能不傷心否先帝能安否此不獨為德清解亦且為劉平湖解也臣請下一轉語曰假令龐保劉成之原謀不發劉廷元之說果行則鄭氏必

得志鄭氏一得志泰昌皇帝必不保全愛妃之與國本安危輕重何若請問之九廟神靈且奸徒二字獨非明旨乎哉意微而嚴隱然千古鐵案神宗之為神良不虛也

江陵時三輔有一令為按臺所論劾者公論獨原令又以憲體不敢死令遲疑久不決顧警章時理大名慨然為令剖析令得復原官江陵避其事有旨凡撫按失論者宜照此例即為昭雪不得回護憲體警章以此受知江陵時大名守桂天祥與理左考選不與名江陵手拔之顧感其國士之知江陵身後語及時絮泣不已曰江陵公獨不染我一金予與許敬庵先生品時流節取顧先生評曰長孺亦愛之

耶子避席曰今之附執政者當其將敗或寢疾輒假他故抱琵琶過別船又或以白簡反戈自為地警韋之淚何可抹殺耶先生默然海忠介為南御史大夫請復國初剥皮之制予笑曰此法果行必從忠介始何者高帝起自民間備知人情其行此法蓋痛恨元時貪墨不得已而重懲之然十亦特失一二今氛翳滿目必至倒行而廉者反受禍矣

李獻吉督學江西多異政性高簡時與巡按御史江萬寶左布政鄭岳叅政吳廷舉吉安知府劉喬互相訐奏事下總制陳金巡撫任漢及給事中黎與等勘理久不決上特遣大理卿燕忠會黎與勘奏岳



喬臈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宜罷廷舉論事過當罪次  
金臨事托避漢中立不決萬實奏事半誣布政司黃瓚按察司李扶  
餘事李淳承勘遷延俱宜罪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為民夢陽閑住  
奪廷舉俸一年扶淳各半年金等免究萬實卒以考察去後借寧王  
之叛羅織獻吉林見素救之甚力竟不能蠲也先朝公論甚嚴是  
非、三尺毫不可假今不然矣

靖遠伯王驥麓川之案為四川訓導屠英所劾其言鑿、有據驥雖  
偉免刑書加祿進封之典亦寢若在今屠英必逮問死獄中矣

神宗時江西驛傳副使范沫以騷擾驛遞叅論御史推官俱降處銜

州府同知沈鈇叅論湖廣巡撫秦耀逮戍皆末世所罕見者三十年前較今遠不同矣

有優人演蘇子卿雪窖事者窖中饑困已極衛律度其必死故使人以胡漿啖之子卿一見衛使大叱故蹴其漿而覆之旁觀者皆凜肌粟若子卿至今不死嗟乎人亦何常之有抗之則青雲陸之則深淵雲與淵皆吾自為之說者曰天實佑子卿恐未必然天即子卿之神也

徐文貞作相家人自南來每夜必私行詢其諸子舉動太常甚惡馮御史孫宗伯直言令其家人作冷語私相謂曰某膏腴近馮孫二家

產二公意欲得之故與諸公子相左相公遂疏馮孫御史于穆廟初  
止以京兆銜致仕蓋華亭私憾也其然豈其然乎人能脫然于阿堵  
方可以正家訓于此海忠介之不平於文貞也

伯夷所以為聖之清為其能定是非之極滿好惡之量也牧野之師  
以武王之君十亂之友而不能奪其叩馬數語采薇一歌千古有生  
氣西山之餓非不食周粟之謂也蓋借唐虞揖遜之地以愧夫後世  
之放伐者朱子以有分辨為廉甚有味孟子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故曰仲子惡能廉此千古定  
案也今之居高位秉國鈞而汶汶於是非縱餓死首陽亦不可見夷

齊地下吾於海忠介陳恭介有取焉是真能廉者也以其能好惡故  
朱君采巡按蕪松間道抵任要余出會四安曰請與子約可以潛通  
竿牘余曰不願也請教余曰吾不解吏事兄每日計四郡吏士供奉  
奔走所以諛按君者百端兄所嘉惠吏士及一切興除兩者相衡不  
大低昂則安寢矣君采唯、

近來鑽刺甚捷甚巧如郡邑有名將行取者豫為納交飛棹數百里  
杯酒竿牘往返無虛日更有結拜定盟者臨期却受用不着反致成  
仇如辛亥之事是也神宗皇帝在位久奸人趨鄭氏者十九其効忠  
泰昌者欲自結於泰昌而無門先結王安欲結王安而無門先進一

私人為王安隸者所謂上至天門下至狗竇無所不鑽至巧至捷極矣却俱受用不着兀坐空山冷眼世局孤行免走枉自勞耳

世人佞佛婦女獻神即明知其不效亦未有肯悔者亡國敗家者亦然往：至於拒絕忠言相尋覆轍悲夫

人到事親從兄一毫聰明才氣用不着機變巧慧簸弄不着是非曲直較量不着若說我能孝父母何以不慈是大不孝我能弟兄長何以不友是大不弟吾輩試于家庭承事間細心體貼外而言色微而意念多少踈缺多少悖戾多少褊心浮氣不能消融強顏說孝說弟犯上之根埋伏甚深觸境便發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

者漸危乎微哉

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都是目前淺近話實從事焉即終身于學何能有加于此余欲以此定從祀公案庚戌冬與劉靜之職方詳議之如漢之武侯唐之睢陽宋之武穆文丞相明之方正學比四配或不足較聚歛之求短喪之我豈遽出其下哉而况又下此者乎或曰從祀專重學術為明道也余曰武侯淡泊寧靜二語出師二表睢陽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兩言武穆盡忠報國四字文丞相正氣歌與孟子養氣輝映千古方正學文章純是儒者合之子夏所言豈非聖學之羽翼乎靜之首肯余言

規圓矩方相濟以為用夫子獨言矩者何從心不踰之中有活潑、地者存此聖人之圓行乎矩之方者也矩未嘗方有能為方者存此聖人之矩也有意乎矩而不得為信為果為硜、畏矩之方別求所以圓之為隱怪為無忌憚二者相去何啻千里聖學止此一矩平天下亦曰絜矩自伏羲畫卦以後列聖相傳集其大成于夫子一矩之外別無學也所以立天下萬世之極而嚴其防意深矣至矣天下非極聰明穎悟人耳目知識不能一切放下纖毫放不下便與性體終隔微塵顏子心齋坐忘乾元一脉已具體而微一經夫子點化便相悅以解不獨吾喪我抑且不知有夫子非獨無處下一語抑

且忘其為悟謂之如惡其猶嬰兒之心也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道可一朝聞乎曰孔子生知不惑後又十年纔知天命何況下學安得藉口頓悟即禪門得道者也從苦行來脩而不悟有之未有悟而不從脩得者世儒喭、自許聞道必非真聞又有  
一生墮落聲色貨利中臨死善端忽現也只是平旦幾希如何便聞  
得道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此下手功夫即是究竟功夫莊  
子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請以此足朝聞夕死之旨

一生熙攘總為欲惡生取舍古來豪傑自許談論微妙疊、動人每  
於此處拖泥帶水君子從俗情偏勝處矯而力持之均一非道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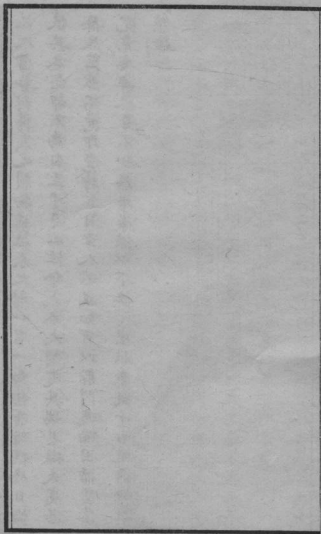
富貴則不處貧賤却不去微獨塵緣牽我不動即造化亦不能陶鑄我斬釘截鐵獨往獨來不必不處即仁必有不處富貴之心仁方不為欲所奪不必不去即仁必有不去貧賤之心仁方不為惡所奪危乎微乎此一大關鍵中間更無活路可以躲閃安頓的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之仁不從名根起世人浮慕君子須知令名世福必不相兼安身立命之理豈可與幻形泡影夾雜攪和于胃中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精神全爭此一間造次顛沛呼吸變幻境有萬端主人常寐必非有所把握是非有所執着只此綿密如見如承富貴貧賤不分二境欲惡從何起念耶

自古及今無佔便宜之君子其苦心可以自憊不可以告天下萬世無不討便宜之小人其机心可以欺天下萬世不可以自欺

孟子歎世人之失本心以妻妾宮室所識窮乏得我末世不然妻妾宮室外尚有穴金為子孫計者其欲無厭所識窮乏一得志便已路人即至親不相顧安在其得我也

孟子比求富貴利達者于齊人妻妾涕泣不顧今天下何齊人之多也獨少齊婦耳良人乞墻饜飽相率趨奉誇詡里閭以為奇遇何涕泣之有蓋富貴熏心庶耻掃地丈夫化為妾婦何論閨閫哉黜妾之婦伯鸞之孟光吾直以為聖賢矣

凡人當勢利得失之關物情往來之際一言一動稍有錯悞終日悔  
恨其本念却不為自至于身心性命大本大開處其端甚微失處甚  
險反茫然不覺即覺時亦自韋人不我知可以躲閃遮瞞因循墮落  
究竟痿痺終身不知痛癢豪傑以下往、坐此衰哉千古迷關待誰  
點悟



英斷

王中丞忬之獄比部議輸鬼薪分宜胄子曰翁殺王思質矣若以永  
戍上或可救萬一也嚴旨切責該部邊將失律者斬主將反不堅是  
恁的律該司官姑不究還着從重擬罪來說竟以守備不設因而失  
陷城池者律斬肅皇帝真得太祖之威者也

嘉靖中一督撫以首功捷報上手批曰這寇想已飽欲而去知道了  
聖天子明見萬里其人膽落數月不敢視事

世宗末年分宜自知必敗妄揣上意思擁戴景卽以希定策功而不  
敢發先命陸武惠炳嘗之裕卽有一中貴人不法炳令衛卒擒之先

下緹騎獄而後以聞上方寢引燭閱其疏訝曰得無驚小主人乎陸炳好大胆炳候旨宮門外小黄門傳者踵接炳驚悸仆地數人掖之不能起又明日嘔血死嗟乎此天威也張差之變士大夫敢為黨救至欲抹殺此案寧止無將已哉

嘉靖甲辰首輔翟公鑾之二子汝孝汝儉連第為科臣王交所發隔房尋卷者編脩彭鳳也肅皇帝震怒嚴旨切責云翟鑾係朕侍從之臣二子才如軾轍朕不用也面試西直終日不成一字立斥鑾父子并搜卷者鄉試主考房考並連得罪有差戊子攻王衡者籍、太原辯之甚口惜無以肅皇帝之旨定一公案也

國初獎勵循良不次擢用如金壇縣丞某以善政為百姓保留輒差行人賜敕獎諭褒賚有加丹徒知縣某杖責鎮江府皂隸之橫肆者守訐奏知縣陞太守、降令隸凌遲三尺必行是非皎如白日凡邑令不公不法者里老會申明亭縛令至上前即剥皮令後令坐其上如此貪墨安得不風清高帝真得聖人之威者也





相業

沈歸德公鯉初大拜上方靜攝叩首宮門外上賜宴令大璫陳矩陪席語及礦稅公曰諸臣阻礦稅為地方老臣獨意在聖躬矩曰何公曰千金之家愛護其祖基來脉無所不至况三輔千里內外係長陵及京師王氣所鍾萬一受傷所關聖躬不小公顧左右小黃門往來如織上使左右覘之也矩復命上問沈云何矩備述之上默然久之即索前後阻礦稅諸疏中外欣望德音四明聞之曰若席未煖便欲令上聽轉圜耶從中陰搆之上意終不可回矣

王文恪整以大鼎標幟蕝林掌故家尊之為泰山北斗於憲廟時以

侍講學士經筵進講於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互勝倦倦致詳中貴人李廣願導上遊西苑左右諫不聽公為講文王不敢田遊章上罷講謂廣曰講官所指殆若曹也好為之正德初九卿伏闕上疏請誅中貴人瑾等名至左順門使他中人詰所由諸九卿相攝唯唯獨公以危言總尚書韓文後事幾濟而變瑾等業不知也公遂大拜超少傅兼太子太保會救故尚書劉大夏右都御史楊一清罪請成廢后吳氏及稍與瑾拂而初議亦微露公自危堅請歸假令公當時默不出一語位亦不過宰相加保傅而已即入閣而委蛇于瑾縮舌于洪洞華容京口諸大獄亦祇賜璽書給驛廩致仕久柄政如長沙心迹

至今不白孰與徜徉湖山之愉快哉大臣進退有數有命彼營：得失何為者也公家居欽於一巨室見其玉觥光耀几席歸而與其子太常艷稱之太常曰勿急也已引至一密室羅列彝鼎卮匱皆舊玉以類陳列凡數櫃公失色良久至今世業甲於金昌洞庭間皆太常所積公不知也孫禹聲己丑進士守承天得罪曠使勒致仕溫恭謙抑其舍人兒千指至有起家十餘萬者夜半列炬遊行市中卒遇主人主人避匿民家若為弗聞者時人以為善下

羅旁之役新鄭身任之當事者有難色曰費安從出曰胡少保征倭時借東西廣若干金兩省歲積帑藏若干金皆有籍可按屈指不下

數百萬何虞費也曰誰為主者曰得之矣惜其人貧以二百萬金勞之事可立成蓋殷尚書正茂也功成一一如燭照般所入私橐止百萬所謂知人善任使者公其一也

新鄭拔吳司馬允于旅見立談爾識沈戎政思孝于選人蓋望而知之奪情一疏可以報公矣張少保孟男介士也偃蹇二守公一言之獎立躋九列游歷司徒沒齒清操折鄭真具隻眼哉

俞大猷以分宜胄子惡之下獄論死華亭百計營救不免初命陸武惠往解之胄子攘臂曰若知有徐武英而不知有愚父子何也武惠囁嚅出華亭再屬董宗伯份宗伯直入胄子幕嘻笑談謔若無心者

忽問曰俞大猷已決乎曰旦暮矣宗伯拍案曰此賊案中尚有數十萬金不知且何屬胄子躊躇曰何不蚤言之宗伯曰姑令戴罪立功且盡其橐其首直寄之爾胄子快甚大猷幸臧死文貞憐才善用人多類此其調劑揚襄毅於上怒不測時心更苦頰舌不能罄也

江陵輔幼主功在整刷紀綱借考成以攬各衙門之權法行萬里外朝下夕行是第一義其次則嚴生儒進取拔耀州喬公因鼻替兩浙學政改屠太常為南司成青衿一時改觀漕艘春初即過淮免漂沒之苦借馮保以取信兩宮借慈聖以懾服幼主墨吏褫職外必追贓問罪歷年積逋搜括殆盡各省直盜賊竊發必重罪失事之人無令

隱匿綜覈名實揆拔任怨任事之臣是其相業之較然者也

江陵熟于典故讀會典百日而盡終身不復忘每出朝輒呼六垣入直者卒然問以某疏云何某事作何處分其人頰赤左右顧不能發一語未幾外轉矣諸給事入直者細搜剔各奏揚考核會典以備不時詰問江陵間發一語時出耳目意料外即有條對愾、重足十不吐一、時臺省徃、受其箝束若門隸則其才勝也

楊文忠之誅江彬妙在平時不露聲色豹房之變賞勞邊兵於通州彬如孤豚腐鼠不得不墮其術中太史慎密語公曰此際倒好擒江彬公大罵拳踢之曰小子何知彬已下緹騎獄矣

徐文貞誅嚴氏父子含垢忍耻不啻勾踐之於夫差將甘心於蒿先以胄子為嘗遣戍而後徐圖之世蕃之誅比部爰書歷叙其殺夏言沈鍊楊繼盛郭希顏諸大罪長安以為快世蕃獨喜以上英主也其父子犯手處皆探上旨陰中之上讀獄辭必大怒吾必不死歸且有期矣文貞與所私謀之止以逃軍怨望為辭盡削比曹諸牒夜半即於卯中呼曹即更辭以進臨決世蕃尚在醉夢中也三公真旋乾轉坤手哉雖然當大事者患在不誠、矣机智胆畧自相逼而來世之前却於左右袒者輒攢眉坐失機會非不能也不為也狄梁公衣帶中訣辭大周受命萬物維新皇唐舊臣反是實韓魏公云事不成不

過族爾一片血誠千古堪涕

丘給事月林擗侃、持正論當路多憚之擬外轉徐文貞獨留之曰  
丘長科為諫官吾輩儘有益孔明涕泣而斬馬謖汾陽親解李光弼  
之縛相抱慟哭此英雄手段

神廟初內侍欲復鎮守江陵嚇之曰海內方有事正要諸君共此担  
但須三思馮保聞而中止

太師梁文康公儲廣東順德人立朝回十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  
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  
之恬然生平輕財周恤志慕清脩宸濠反籍士大夫多有覬惟公無



之至於止秦藩之封地不草巡遊之敕尤其大節梗者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已而卒斷於東楊始灼然可行而無礙每秋敕文武大臣越憲臺錄重獄自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衆皆歎服

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上夜召楊公士奇等入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榮首勸上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陛下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若或遲疑使彼為計未可知也上難之士奇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

退語臣等而泣在庭如此則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者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

當毅皇帝時梁文康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于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僚則延譽官府力拔為輔比南巡狩欲奉天子行寶以行楊公不可蔣公亦為不可且噴有煩言公無少見于顏色亦未嘗輒語人也蔣公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又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

楊文敏才器恢博識慮深遠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主前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惠利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至計公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

楊士竒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子迎於道分贈黃封一壺侑詩一首詩曰請訊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上著鬢鬚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

顧文康公弼臣當肅皇帝南狩承天以閣臣佐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邊陲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語及公所榜闕門示云此係御道輦蹕出入之所不許閒雜人作踐大小洩違

者發兵馬司重責人皆拚口每晨入各宮門囑守者謹慎火燭上時使人偵之倍委信老而留意聲色遺表多悵武備及宗社大計疏築崑山城丈田均賦久而特祠其地

王恭襄瓊之擒宸濠陸司馬完之平劉六劉七胡襄懋之平倭皆有大功其人皆跣跣不羈能用陸者長沙也能用胡者分宜也以楊文忠公之才不能用恭襄反與之仇華亭公能用楊襄毅公博而死襄懋於獄人固有能有不能爾

延攬

楊文襄公最憐才一賈人醵金為公壽乞言於一巨公洩鄭山人虛舟書之山人曰此非所以壽相公也因自為文以進公獨鑒賞曰誰備而得此曰某巨公文襄曰非也賈以實對公立命舍人兒迎鄭生於逆旅屐齒踵接一見握手如平生嗟乎公於一山人且爾况豪傑乎文皇之於馬周實類此古君相延攬英俊未有不開青眼具肝膽者也

山陰徐生渭字文長雅負俊才而狂胡裏懋延至麾下文長與公約弗能以諸生巾服庭見性善酒後不耐鈴束不時出入公門即早

暮幸不為禁公許之一日進白鹿表諸名公鉅老具草者衆公採其  
尤上之上喜甚賞白銀彩幣如政府乃徐生所草也公方酣飲徐生  
輒先醉公度其有所請格于酒索其袖中有訟牒即手批陰納其袖  
夜半酒醒請居間者競向生詰前牒生大恨曰吾醉偶忘之出其牒  
已批且印矣其人立餽數百金為生客舍資生故屢視阿堵者也  
陸莊簡以丁右武發已外場弊稍、委蛇政府為意氣諸公切齒于  
中甫會趙司成汝師詬詈不容口且曰吾嘗與平湖深談輒閉目豈  
意在茂苑耶中甫曰平湖公固自有作用不易測也願公小忍之及  
晉少宰而壯中甫送之江上趙先生自悔曰老諍乃為平湖所容問

故曰此轉平湖力也嘗寓書政府曰詞林之有吳趙猶人之有眉目也相公即有私憾獨不顧大體耶僕向與深談強半不復記憶平湖種、推行之未盡者絮、申請僕無以應也吾甚愧此老矣

王文成有一門生龍姓者來執贖問曰若何以知我對曰父龍光命某來謁以為不見先生幾虛此生矣光故一書掾起家驛丞者也文成竒其人召至左右委以心腹征田州時舟過府江忽崖上蒼然有聲乃一僧卒至舟文成屹然不動僧遂移一椅與先生相對坐先生亦不動良久顧旁几有奕具遂與奕三局僧勝者一復求勝不已文成顧光索糜久之光持糜至自僧後澆其頂立仆處變之法不動是

第一義用人之法無方此文成實際學問也

史太僕際性揮霍善交結世廟時多以直節屏棄落魄林臯者公多方餽問至遺以童僕宮室授餐授衣久而不倦義問蔚起、家數百萬強半藉交游力一日游姚江有貧生告賑公贈以三金聞風者踵接至公問曰庠中幾何人曰八百公盡出篋中裝并借貸捐二千四百金送邑博士處分散之

橫蕪有鄭姓者布衣起素封亦善揮霍每孝廉上公車例以三金為贖偶一生以不得館穀浪遊徙者亦以為孝廉也誤贈之其人持金踵門面辭曰實以館穀來何敢冒長者賜主人張樂留宴立贈三十



金頴以為館穀資生踟躕不敢當又三年取上第登要樞感鄭高義撫按使者以下輒以鄭托之使者表其間更起家數十萬子孫科第不絕知予之為取者二公是也去今財主遠矣

幸知蘇君禹督兩浙學試畢謁馮先生開之曰公論云何曰水鑑在上止遺一戴生灝孤寒士也君禹曰此必為郡中所格核之果然立召戴生、方館穀海上錯愕不知所出君禹賞其府卷更試二題即具青衿冠服鼓吹送之隸人叩曰貧生何所歸君禹踟躕曰非馮先生幾誤生即送至馮許兩人相顧大笑戴生後歌鹿鳴

吳纘宗守吳郡折節布衣邢參字麗文祝枝山門人也太守時、頴

邢生深談竟日不去一日邢他出太守來不遇其妻語絮不休太守問左右曰媪何言對曰貧家以績紡為業時為貴人擾亂不能無怨尤爾太守下士邢夫婦抗節自守綽有古風吳以世廟南狩賦一律有穆王馳八駿湘篴淚不磨之句為怨家所訐逮下獄中賦制獄八景其胸次可想見矣

才畧

張莊僖令蕪湖時初下車有失女者以告問其居曰江濱公躬按之指其樓曰此女卧室也公登樓徘徊者久之諸商舟輻輳其下曰諸賈往來有籍乎曰有又問曰商歸者必盡脫其貨方去乎曰然有一人貨未盡輒去公指曰此即盜女者也亟追之二百里外一少年藏舟柳陰下與女甚歡洽一邑以為神

岳夷寇浙直蘇郡避倭城中者日襁至郡公命闔各城門避倭者不得入男女數十萬人哭聲震天二守任公環請於守令大開門守難之任厲聲曰有不測罪在丞於是守以諸門鑰悉委環任乃於六

門外各監一大旗令曰從某邑某村入者赴此於各城閫酌其道里  
與其浮屠相近者又監一幟曰避兵入者聚此於是諸男女大小呼  
各隣里親戚向旗幟分投入道不詳擁所活無算奸細亦不得闖入  
任公曉暢軍事親擐甲冑與倭血戰數十合皆勝吳人至今尸祝之  
位止大叅命也

胡太宰松開府豫章卹生芳迎至淮上問公曰聞華林瑪瑙賊勢甚  
張負嵎難以力攻公何以策之公屏左右問計生曰賊必中道覘公  
公宜先以一牌由孔道發豫章故迂其期至任即倍道抵浙生急為  
公借五千勁卒五萬金於胡制府星夜趨入賊境攻其巢穴賊方

幸公之未至也推牛痛飲不為備聞公奄至倉卒出禦遂敗先報捷而後抵任亦一奇也

馬孟河一龍上公車時宿一旅舍盜藪也方就寢公忽大叫腹痛呼盪湯飲索盆水浴不愈已作遺囑付蒼頭請主人出交以二麓鷄鳴稍息臨別携主人手曰子能送我數里乎行至野班荆坐遂與結為昆季耳語曰僕故無病因君夜來意甚不佳故相戲耳其人跼蹐舉二麓曰足下壯士也敢以此贈幸自愛同行者訝之微公夜半當七首相劇不然飛騎跡之胠篋去矣後公登第造其家其人竟改業公之初第也假史尚寶五千金米萬石至大江沙洲聚畚鍤而溝洫之

圍以大堤荒丘盡成沃壤不數年償其所貸沒後數年子孫至今享其利也公雄才當是本計較之居間漁獵細民者千里矣

徐東山先生九思令句容多善政其家居廣收寢丘及荒山瘠土率家人日夕相其地宜而畚鍤之數年後所入不貲子孺東亦訪其意令山陰為循良家居榜其堂曰食力堂守此可以治生養廉可以厚風俗可以約束子弟可以訓練臧獲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深有味也

倭蹂武林襄懋委山陰尉巡檄閩外尉急自計賊勢張安能以空奉抵餓虎之喙椎牛酒悉召城外居民市戶及新安之賈於質庫者皆

其鄉人也。酥金募土兵可數百人，勞以酒食，具以約申令之。衆酒酣，乘輿揚兵出突，遇倭直前，薄其壘。倭驟出不意，小却。我兵賈勇大奮，倭各爲鼠散。此亦一奇也。以致命故不必全而成功，若稍轉念立死矣。

安吉莫埭溪先生瓚，比部揚父也。以貢歷官荆門鎮寧二州守鎮寧。有土官于駐據州治以叛，公至寓浮屠。土官有一姻諸生也，時來謁公，反覆爲言禍福，令致意。叛者使自戢，轉禍爲福，亦未晚。叛者心動，公令生徐說之來謁。土官納利，必執中具冠服庭謁如常儀。公出不意，命兩吏提懷中巨石手擊之，腦裂兩脰，舍出劬卒二十人立擒。

之公蚤於僧舍後密置一梯與老蒼頭約曰外有急即奔赴衛召卒  
赴難卒如其旨并其家屬械赴兵使者兵使者夜半得報且喜且驚  
叛者瘦死獄中兩臺使竟隱公竒伐蓋初時不敢上土官叛狀也嗚  
呼令在今時節鉞矣

沈堯龍起家素封唐一庵先生訪之曰治生有術乎曰任人得人  
有術乎曰多收童子雖然童子十不得二先生如其言收十數人止一  
人有心計加意訓練之授以寬鑰夜開倉盜米先生適見之其人跪  
伏先生好語曰我不汝泄也願汝改行為善其人卒起家數萬金  
世廟末倭至吳興前坵有一素封傾貲結里中少年駕輕舸出入蘆



葦中召善弩者出不意射倭輒中立死適一日大霧公集諸弩手往來輕舟如飛倭以為神兵大敗烏鼠散督府賞其功召募諸挾弩者止以射生為業不辨行伍吳翁乘霧善用天故稍見其奇他不爾也此即種德公從子

孔韶文鏞守高州時久苦賊城守者數年公大開門故遣瘦卒昇輿至賊巢好語慰諭之曰天子命太守來安若曹無他意寢食其中者數日夕坦懷响咻之展轉逸至它賊所賊感服即昇公歸公歸勞以布帛及新曆約曰太守願與若輩更始不城守而四境安堵賊盡化為良民游行城市無所畏忌其梗不服者計擒其酋首夷其巢以功

遷按察司副使鎮其地轉粵右憲使晉右副都御史撫貴州清平有  
苗河刺者以點悍善算其子多脅力可捍百夫父子雄長諸洞蠻二  
十餘年傷殺官兵亡如之何公刺得其所厚善清平指揮授之策而  
誘縛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目前黔蜀交訐得如孔公者坐鎮其地賊  
不足平矣

正德時大盜劉六劉七等剽掠山東河南以至畿甸中原震動馬中  
錫以書生不能軍逮下獄陸公完奮然請討長沙公即委討賊之任  
許便宜行事追賊至大江狼山悉殲其衆公為諸生時頗無行而以  
權畧倜儻自負節制萬里立功故國遂長中臺晉太宰然以復寧王

護衛論死戡戍方公討賊至蘇郡以為非所屬也且公蘇人不屑  
行長跽禮公提四十萬兵于閭門外軍聲如雷湖水鼎沸太守不覺  
膝之屈也故鄉諸生以公多机知三學不下千人齊入謁公以為籌  
算一切椅席茶盒之類區畫悉當從容延坐不失尺寸蘇諸生善諱  
又以桑梓故多厚望君卒中咄嗟而辦無以難也公師至常熟結寨  
虞山之顛衣冠危坐其上夜半賊使人劫之公去已久矣其机變不  
測多類此公起諸生為大帥所至有功非空談翰畧者也

世廟末年胡襄懋誘汪直徐海率諸夷二百人來降每酋手持一烏  
銃帶引一線香入轅門北向匍伏庭下時受降者襄懋與趙文華按

使者某諸兵使左右侍人、惴慄襄懋據臂下階摸汪首頂大言曰  
我在而不建封侯之業非夫也呼素所豪飲之玉螭引滿而勞之酒  
二首敬其毒也不受襄懋曰世豈有醜人羊斟子哉立飲而盡再觴  
二首始叩首謝諸夷以次受賞出是時譚襄毅在事出而語人曰吾  
不覺中指之入吾掌也吾以此心折胡公矣尋安置諸首于海濱沈  
氏庄計殲焉

侯黃門廷佩寧夏人也語余云曾襄懋銑昔在鎮戰艦吹入套寇悉  
逃遁深入數百里營帳虛無人小夷啼輒怖之云曾太師且至啼即  
止富平孫太宰時為大中丞見一御史語及曾流涕不止蓋襄懋實

有功于邊陲也

陳梁溪志行少年館于吳太宰鵬太宰自負兵法為志行言總漕時河南師尚詔反忽南下太宰輕騎至宿州城闐無捷出二金脩之捐五十金募壯士二十人擇其中狡黠者數人與火器約二更時去城東西二里許各舉一大砲五里外再舉一砲夜半城內舉一砲十里外連舉數砲聲振遠邇賊虞大兵至倉卒南走太宰先檄河南北岸不許泊一舟違者斬賊計無復之遂敗太宰後以嚴黨為世所唾然今督撫中亦無其人矣

梅克生以御史監寧夏軍將督戰一賊捉大斧自女牆躍下乃許潮

也相去咫尺克生了無怖色故前迎數武好語之曰若來降耶賊即  
長跪諸衛卒亦至卒成功陟中丞總制宣大

魏確庵先生討寧夏賊城降矣以說下緹騎獄時李肅敏為御史大  
夫會孫富平于演義所富平聞李寧遠且至急抽身起肅敏笑止之  
曰特借公為重爾不煩齒頰也寧遠至肅敏曰確庵生死在足下父  
子寧遠急遽以頭叩地仰天懇辨口甚肅敏曰吾固不爾疑也自各  
衙門揭自地積至案幾千許曰如彼叟、何明日寧遠投大璫田義  
泣懇曰魏公脫有不測梁父子死矣尋得旨魏竟放歸所謂各衙門  
揭者面覆一二耳肅敏才畧與富平迥別

穆廟時江陵越次大拜平湖與有力焉奪情後知天下公論側目江陵稍示崖異一日以少司空謁江陵於待漏院六卿見者多立語平湖故索坐良久深談江陵曰與繩自顧學進乎曰然江陵色變曰何以知進曰常見已過蓋江陵方怒王司寇用汲不已幾至追杖之平湖故以此諷江陵意亦解徐曰兄寓去此幾何曰里許曰幸咫尺可斯夕也平湖曰尚恨不遠爾江陵怒曰與繩故欲分宜我也平湖曰世之側目於公者何嘗如分宜人苦不自知爾尋被白簡謝病歸

江陵時杖御史劉臺先呼金吾大帥曰近來廷杖者該衙門賣放若

仍前必叅究矣金吾唯、出時戶部郎周思敬多方為劉解無計夜半叩金吾門金吾以桑梓誼倉皇出見訝問故曰君何來曰從首揆所且致密語于君早晨之言不用矣詰旦劉章不死杖下金吾復命江陵迷周負外云、江陵默然周尋請告去此所謂仁術也官至少司徒

王文成擒宸濠將獻俘尋奉旨縱之鄱陽湖朕親與決戰諸佞幸欲借此邀功也文成出間道械濠先驅過玉山抵抗以濠文太監張永出諸佞幸與濠交通諸手書對永焚之解兵柄養痾九華中間調劑上左右永力居多



江彬提邊兵至南昌意叵測人情洵。文成百計安之邊兵橫甚公  
令地方居民凡遇邊兵必與揖讓叙賓主禮嚴莫伏臘及元旦清明  
諸令節人、焚香祭掃以動諸軍鄉心見者多墮淚彬侮南兵弱心  
易之公賞勞邊兵時命彬按籍呼名令我兵與邊兵角我兵輒勝彬  
大駭又以公書生也必不能射公三射三中邊兵大呼曰神箭也彬  
胆落逆謀遂止不知與北軍角者兵皆選不必人、爾彬駭墜子久  
墮公術中矣角技而心不動故能命中此皆自學力中得來

諸佞幸既不得志于文成時托中旨召之將甘心焉張永私止文成  
勿來計不行諧上曰王守仁且反矣上試召之必不來永急使人促

文成令倍道至未幾文成果至上乃安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而身名俱泰者有人乎繆公之側也

彬夜半索城門鎖鑰時叅贊機務者喬白巖公宇也持不予曰明晨面上相付彬亦無如之何

楊文襄之誅劉瑾妙在即用其黨張永公所以中永者逆料大兵將至良鄉瑾必阻永入傳旨核實而後許獻俘永間道以輕騎直入豹房即以寘鐫之機作瑾罪案不煩片詞先奏太后得旨而後力擁武宗就寢次縛瑾即此卻獄成瑾磔矣幾在呼吸

朱中丞純具文武才畧清彊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前後所操切黃

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其撫閩浙悉掃一切應酬蚤夜申約東海  
內地奸民當是時甌粵諸貴人家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務破  
敗公所為至革巡撫為巡視稍削其權公聞之益怒數上章廷辯侵  
及執政執政勿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倭六百人移鎮定海  
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於溫嶺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  
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船虜其酋并餘衆四百餘有傳其為變者公  
傳令悉誅之言官遂訾公妄殺時公以移病得予告而削職聽勘之  
命下矣公居恒歎貧無賄賂負氣不悉詬不任獄縱天子不欲死我  
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死自決之不以

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飲鴆以卒自公得罪後其官亦罷不設中外  
搢手不敢言海禁事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為魚爛者二十餘年而  
後定識者以為不罪公海當無寇而二粵士大夫猶囂然謂寇自朱  
紈始嗟乎今之通海者十倍於昔矣浙以西造海船市絲枲之利於  
諸島子母大約數倍嗜利者走死如鶩島上人至并人舟並收之及  
今三十餘年借以為異日鄉導輕舟熟路其所蹂踐魚肉當百倍於  
昔顧安所得朱公者而委之即有朱公亦必不用即用亦必以文法  
掣其左右手余故誌此以為左券

陳筠塘三十外始歌鹿鳴教授里中諸弟子歲得備金一二百金蓋

督課嚴聞風者麇集故也凡十六年而始登第所得備儀即買山田及運產價自五錢至二兩止人笑之曰吾力不能多也未幾宦者堤高者有水可灌歲倍入至今稱腴產人問之故曰吾凡事認真故事半而功倍也過公車諸公輒舉此勸之令其力業曰今而後吾可以不苟取矣惟勤惟儉可以養庶有味哉

有小吏宦黥中者歸言庚申六月十二日巡按御史出巡至某處地方為苗子所辱奪其損劫其行李去其衣冠披髮坐沙中又有一京官出差者亦為虜所劫撫按不以聞不知何故至舊職方被察者亦以黥功起官吾不知所為功者安在也張中丞鶴鳴大創苗夷十二

歲以上者悉斬苗人欲乘其歸劫而殺之一日中丞雜十數承舍中由他道去故建大帥旗鼓盛儀從走故道苗人不知也剽必與中虛無人請行李皆草具苗人喪氣而散尚有古智將之風

徐御史佐初令吳江饒才畧善酒机變多出入民有數其事訟之當道者當道下其牒于令、思殺之無名縱之不武盛怒捕其人至大笑曰鼠子敢激乃公怒耶乃公故不怒也叱之去立引燭焚牒然所焚者非原牒也一時稱能吏其翁亦繡衣

仇鸞挾寇為重陰令義子通寇驕恣背逆上寵不疑已佩大將軍印自處等諸侯王舉朝側目適疽發背不能軍文貞密請于上收其大

將軍印尋死事發誅鸞盛時分宜借以殺貴溪文貞亦收鸞狎而柔之鸞敗分宜欲借以傾文貞尋知收印事乃誣

緹帥陸武惠炳以權術機變幸于上文武兩途大小側目上所譴怒下緹騎獄或予杖炳構竒方製良藥陰救之百方左右批鱗之士多所全活謚之曰惠不虛也先後緹帥俱出其下

黃觀察辰初令長興饒胆畧慷慨不羈邑有挾邪術倡亂者曰馬道包松奉為師一時愚氓翕然從之賣官鬻爵價各有差數日間聚至數千公夜引數卒躬造其地立擒松以歸馬道遁去諸黨為鼠散明日公引松至通衢杖殺之當道初驚駭議遣兵勦其地公報曰罪首

斃矣餘可不問一方賴以全活時患倭警長興故無甕城公張空拳  
蒿目作無米之炊未幾城成至今利賴

徐文貞命其子璫督萬壽宮之役甚勤令人私覘之曰公子作何裝  
束曰衣冠如常儀公怒命易以曳襖袖金錢勞諸役惰者輒與杖百  
日而工成上大喜晉太常少卿逆奪分宜之寵故事工役縮于中貴  
人貴人欲借此乾沒諸工食不欲速就千夫不得三百人之用太常  
非挾華亭之勢亦不能行法于將作也

陳節愍嘗奉命典軍籍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者輒  
笞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高帝嘉之賜金織衣一襲



倪文毅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民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于奏議一寫千言春容暢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畧不經意

曹文忠篤為人䟽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登進士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遇大事多決于鷺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永樂間敵人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府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

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机騷動至不可收拾時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賚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嘉靖初壯師嘗侵花馬池鎮巡邊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皆以為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獨王晉溪時為太宰別疏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寇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為不發兵便然本兵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壯

師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峰與晉溪相遇于朝堂羅峰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竒矣即于報捷本上標旨賞晉溪回表禮銀二十兩

英廟北狩景皇即位于肅愍公入見泣曰敵人不道遮留我皇與既得志必將長驅深入宜為計急召募義勇起集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督造戰具京師九門為最要宜用分兵以守而徙城外居民入城通州倉糧數百萬不可棄以資敵宜令在官悉詣關支隨其多寡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經寇標掠請出守臣訓練士卒批濬墩塹凡關隘墩臺各令有備軍旅之事臣

請任其責上嘉納施行

宸濠反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成敗為徙違王晉溪公獨奮曰豎子  
為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徙直  
房頃刻覆十三䟽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  
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  
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  
率湖兵由荆瑞李克嗣鎮鎮江許延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  
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  
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周文襄善記憶有奸民以事經公斷理後復訴公曰汝于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耶吏于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

俞肅敏在部嘗有兩勢家爭田多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已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一時服其明敏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邊朝士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晉溪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署兵備副

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為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寇警京師至于邊服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邊將既受勅兵部具疏請於何府支俸既下內閣名武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其請敕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對曰生曾與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敕書既云右府即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辯衆釋然時謂得體

萬曆戊申東南大浸予諷其中丞請蠲際帑藏虛竭請蠲之疏首達者報可後輒留中時蘇松已上聞浙稍後衆情皇恐不逮從父印渚語余曰事急矣不郵由徑中貴孫主織會城最得上眷所奏郵速如神武林某者入其幕蓋因焉從之果先達獨得俞旨全浙瘡痍免追呼敲扑之慘者從父之謀也